

##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

袁天綱 張罔藏 張柬之 陸景融 程行誡 魏元忠

袁天綱

袁天綱，蜀郡成都人。父璣，梁州司倉。祖嵩，周朝歷韃為蒲陽蒲江二郡守、車騎將軍。曾祖達，梁朝江黃二州刺史，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。天綱少孤貧，好道藝，精於相術。唐武德年中為火井令，貞觀六年秩滿入京。太宗召見，謂天綱曰：「巴蜀古有嚴君平，朕今有爾，自顧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彼不逢時，臣遇聖主，臣當勝也。」隋大業末，竇軌客游劍南德陽縣，與天綱同宿。以貧苦問命，天綱曰：「公額上伏犀貫玉枕，輔角又成就。從今十年，後必富貴，為聖朝良佐。右輔角起，兼復明淨，當於梁益二州分野，大振功名。」軌曰：「誠如此言，不敢忘德。」初為益州行台僕射，既至，召天綱謂曰：「前於德陽縣相見，豈忘也。」深禮之，更請為審。天綱瞻之良久曰：「骨法成就，不異往時。然目色赤貫童子，語浮面赤，為將多殺人，願深自誠。」後果多行殺戮。武德九年，軌被徵詣京，謂天綱曰：「更得何官。」對曰：「面上佳（明鈔本佳作）人，坐位不動。輔角右畔光澤，更有喜色。至京必蒙聖恩，還來此任。」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。天綱初至洛陽，在清化坊安置。朝野歸湊，人物常滿。是時杜淹、王珪、韋挺三人來見，天綱謂淹曰：「蘭臺成就，學堂寬廣。」謂珪曰：「公法令成就，天地相臨。從今十年，當得五品要職。」謂挺曰：「公面似大獸之面，文角成就，必得貴人攜接。初為武官。」復語杜淹曰：「二十年外，終恐三賢同被責黜，暫去即還。」淹尋遷侍御史，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。王珪為隱太子中允。韋挺自隋末，隱太子引之為率更。武德六年，俱配流雋州。淹等至益州，見天綱泣曰：「袁公前於洛陽之言，皆如高旨。今日形勢如此，更為一看。」天綱曰：「公等骨法，大勝往時。不久即回，終當俱享榮貴。」至九年六月，俱追入。又過益州，造天綱。天綱曰：「杜公至京，既得三品要職，年壽非天綱所知。王韋二公，在後當得三品，兼有壽。然晚途皆不深遂，韋公尤甚。」及淹至京，拜御史大夫，檢校吏部尚書。贈天綱詩曰：「伊呂深可慕，松喬定是虛。徐風終不得，脫屣欲安如。且珍綺素美，當與薜蘿疏。既逢楊得意，非復久閒居。」王珪尋為侍中，出為同州刺史。韋挺歷蒙州刺史，並卒於官，皆如天綱之言。貞觀中，敕追詣九成宮。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，令視之。天綱曰：「舍人學堂成就，眉復過目，文才振於海內。頭有生骨，猶未大成。後視之全無三品，前視三品可得。然四體虛弱，骨肉不相稱，得三品，恐是損壽之徵。」後文本官至中書令，尋卒。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，房曰：「李恃才傲物。君先相得何官。」天綱云：「五品未見，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。」李不復問，云：「視房公得何官。」天綱云：「此人大富貴，公若欲得五品，即求此人。」李不之信。後房公為宰相，李為起居舍人卒。高宗聞往言，令房贈五品官，房奏贈諫議大夫。申公高士廉為天綱曰：「君後更得何官。」天綱曰：「自知相祿已絕，不合更有，恐今年四月大厄。」不過四月而卒也。蒲州刺史蔣儼，幼時，天綱為占曰：「此子當累年幽禁。後大富貴，從某官位至刺史。年八十三。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終。」儼後徵遼東，沒賊，囚於地阱七年。高麗平定歸，得官一如天綱所言，至蒲州刺史。八十三，謂家人曰：「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，其死矣。」設酒饌，與親故為別。果有敕至，放致任，遂停祿。後數年卒。李義府僑居於蜀，天綱見而奇之曰：「此郎貴極人臣，但壽不長耳。」因請舍之，託其子謂李曰：「此子七品相，願公提挈之。」義府許諾。因問天綱壽幾何，對曰：「五十二外，非所知也。」義府後為安撫使李大亮、侍中劉洎等連薦之。召見，試令《詠鳥》。立成。其詩曰：「日裡揚朝彩，琴中伴夜啼。上林多少樹，不借一枝棲。」太宗深賞之曰：「我將全樹借汝，豈但一枝。」自門下典儀，超拜監察御史。其後壽位，皆如天綱之言。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，昆弟五人，皆年不過三十而卒，唯嶠已長成矣。母憂之益切，詣天綱。天綱曰：「郎君神氣清秀，而壽苦不永，恐不出三十。」其母大以為戚。嶠時名振，咸望貴達，聞此言不信。其母又請袁生，致饌診視。云：「定矣。」又請同於齋齋連榻而坐。袁登床穩睡，李獨不寢。至五更忽睡，袁適覺，視李嶠無喘息，以手候之，鼻下氣絕。初大驚怪，良久偵候，其出入息乃在耳中。撫而告之曰：「得矣。」遂起賀其母曰：「數候之，皆不得。今方見之矣，郎君必大貴壽。是龜息也，貴壽而不富耳。」後果如其言。則天朝拜相，而家常貧。是時帝數幸宰相宅，見嶠臥青絨帳。帝歎曰：「國相如是，乖大國之體。」賜御用繡羅帳焉。嶠寢其中，達曉不安，覺體生疾。遂自奏曰：「臣少被相人云，不當華。故寢不安焉。」帝歎息久之，任意用舊者。嶠身體短小，鼻口都無厚相，時意不以重祿待之。其在潤州也，充使宣州山彩銀。時妄傳其暴亡，舉朝傷歎。冬官侍郎張詢古，嶠之從舅也。聞之甚憂，使諸親訪候其實。適會南使云：「亡實矣。」詢古潸然涕泗，朝士多相慰者。時有一人，稱善骨法，頗得袁天綱之術，朝貴多竊問之。其人曰：「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。」諸人竦聽。其人又曰：「李舍人雖有才華，而儀冠耳目鼻口，略無成就者。頃見其加朝散，已憂之矣。」眾皆然之。嶠竟三乘衡軸，極人臣之貴。然則嶠之相難知，而天綱得之。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，集州縣文武官，令天綱揀婿。天綱曰：「此無貴婿，唯識果毅姚某者，有貴子。可嫁之。中必得力，當從其言嫁之。」時人咸笑焉，乃元崇也。時年二十三，好獵，都未知書。常詣一親表飲，遇相者謂之曰：「公後富貴。」言訖而去。姚追而問之，相者曰：「公甚貴，為宰相。」歸以告其母，母勸令讀書。崇遂割放鷹鷄，折節勤學。以挽郎入仕，竟位至宰相。天綱有子客師，傳其父業，所言亦驗。客師官為廩犧令。顯慶中，與賈文通同供奉。高宗以銀合合一鼠，令諸術數人射之，皆言有一鼠。客師亦曰鼠也，然入一出四。其鼠入合中，已生三子，果有四矣。客師嘗與一書生同過江。登舟，遍視舟中人顏色，謂同侶曰：「不可速也。」遂相引登岸。私語曰：「吾見舟中數十人，皆鼻下黑氣，大厄不久。豈可知而從之，但少留。」舟未發間，忽見一丈夫。神色高朗，跛一足，負擔驅驢登舟。客師見此人，仍謂侶曰：「可以行矣，貴人在內，吾儕無憂矣。」登舟而發，至中流，風濤忽起，危懼雖甚，終濟焉。詢驅驢丈夫，乃是婁師德也。後位至納言焉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張罔藏

張罔藏善相，與袁天綱齊名。有河東裴某，年五十三為三衛。當夏季番，入京至滄水西店買飯。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：「貴人。」裴因對曰：「某今年五十三，尚為三衛，豈望官爵，老父奈何謂僕為貴人。」老父笑曰：「君自不知耳，從今二十五日，得三品官。」言畢便別。乃張罔藏也。裴至京，當番已二十一日，屬太宗氣疾發動。良醫名藥，進服皆不效，坐臥寢食不安。有召三衛已上，朝士已下，皆令進方。裴隨例進一方，乳煎葷撥而服，其疾便愈。敕付中書，使與一五品官。宰相達巡，未敢進擬。數日，太宗氣疾又發，又服葷撥差。因問前三衛得何官？中書云。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。「太宗怒曰：「治一差亂天子得，何下真。」

宰相病可，必當日得官。「其日，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，拜鴻臚卿。累遷至本州刺史。劉仁軌，尉氏人。年七八歲時，罔藏過其門見焉。謂其父母曰：「此童子骨法甚奇，當有貴祿。宜保養教誨之。」後仁軌為陳倉尉，罔藏時被流劍南，經岐州過。馮長命為岐州刺史，令看判司已下，無人至五品者。出逢仁軌，凜然變色。卻謂馮使君曰：「得貴人也。」遂細看之，後至僕射。謂之曰：「僕二十年前，於尉氏見一小兒，其骨法與公相類，當時不問姓名，不知誰耳。」軌笑曰：「尉氏小兒，仁軌是也。」罔藏曰：「公不離四品，若犯大罪，即三品已上。」後從給事中出為青州刺史，知海運，遭風失船，被河間公李義府譖之。差御史袁異式推之，大理斷死，特赦免死除名。於遼東效力，入為大司憲，竟位至左僕射。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，與表丈人河清張某鄰近。張任監察御史，丁憂。及終制，攜嘉瑒同詣張罔藏，其時嘉瑒年尚齠齔，張入見罔藏。立嘉瑒於中門外。張謂罔藏曰：「服終欲見宰執，不知何如？」罔藏曰：「侍御且得本官。縱遷，不過省郎。」言畢，罔藏相送出門。忽見嘉瑒。謂張曰：「侍御官爵不及此兒，此兒甚貴而壽，典十郡以上。」後嘉瑒歷十郡守，壽至八十。魏齊公元忠少時，曾謁罔藏，罔藏待之甚薄。就質通塞，亦不答也。公大怒曰：「僕不遠千里裹糧，非徒行耳，必謂明公有以見教。而含木舌，不盡勤勤之意耶。且窮通貧賤，自屬蒼蒼，何預公焉。」因拂衣而去。罔藏遽起言曰：「君之相錄，正在怒中。後當位極人臣。」高敬言為雍州法曹，罔藏書之云：「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。經十年，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。二年患風，改虢州刺史。為某乙本部，年七十三。」及為給事中，當直，則天顧問高士廉云：「高敬言卿何親？」士廉云：「是臣姪。」後則天問敬言，敬言云：「臣貫山東，士廉勳貴，與臣同宗，非臣近屬。」則天向士廉說之，士廉云：「敬言甚無景行，臣曾嗔責伊，乃不認臣。」則天怪怒，乃出為果州刺史。士廉公主猶在，敬言辭去，公主怒而不見。遂更不得改。經九年，公主士廉皆亡，後朝廷知屈，追入為刑部侍郎。至吏部侍郎。忽患風，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，遂除虢州刺史，卒年七十三。皆如罔藏之言。姚元崇、李迥秀、杜景佺三人，因選同詣罔藏。罔藏云：「公三人並得宰相，然姚最富貴，出入數度為相。」後皆如言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#### 張柬之

張柬之任青城縣丞，已六十三矣。有善相者云：「後當位極人臣。」從莫之信。後應制策被落。則天怪中第人少，令於所落人中更揀。有司奏一人策好，緣書寫不中程律，故退。則天覽之，以為奇才。召入，問策中事，特異之。既收上第，拜王屋縣尉。後至宰相，封漢陽王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#### 陸景融

陸景融為新鄭令。有客謂之曰：「公從今三十年，當為此州刺史，然於法曹廳上坐。」陸公不信。時陸公記法曹廳有桐樹。後果三十年為鄭州刺史，所坐廳前有桐樹。因而問之，乃云：「此廳本是法曹廳，往年刺史嫌宅窄，遂通法曹廳為刺史廳。」方知言應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#### 程行謨

程行謨年六十任陳留縣尉，同僚以其年高位卑，嘗侮之。後有一老人造謁，因言其官壽。俄而縣官皆至，仍相侮狎。老人云：「諸君官壽，皆不如程公。程公從今已後，有三十一政官，年九十已上。官至御史大夫，乃僕射有厄。」皆不之信。於時行謨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，妹欲赴夫任，令老人占其善惡。老人見云：「夫人婿今已病，去絳州八十里，必有凶信。」其妹憂悶便發，去州八十里，凶問果至。程公後為御史大夫，九十餘卒。後贈僕射右相，果如所言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#### 魏元忠

相國魏元忠，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皆宋人。咸負材器，少相友善。年將三十，而名未立。有善相者見之，異禮相接。自謂曰：「古人稱方以類聚，信乎？魏公當位極人臣，聲名烜赫。執心忠謇，直諫不回，必作棟乾，為國元輔。貴則貴矣，然命多蹇剝，時有憂懼，皆是登相位以前事，不足為虞。但可當事便行，聞言則應。」謂鄭公曰：「足下金章紫綬，命祿無涯。既入三品，亦升八座。官無貶黜，壽復遐長。」元忠復請曰：「祿始何歲？秩終何地？」對曰：「今年若獻書，祿斯進矣。罷相之後，出巡江徼，秩將終矣。」遂以其年，於涼宮上書陳事。久無進止，糧盡卻歸。路逢故人，惠以縑帛，卻至涼宮，已有恩敕召入。拜校書，後遷中丞大夫。中間忤旨犯權，累遭譴責，下獄窮問。每欲引決，輒憶相者之言，復自寬解。但益舛謬言事，未嘗屈其志而抑其辭，終免於禍，而登宰輔焉。自僕射竄謫於南郡，江行數日，病困。乃曰：「吾終此乎。」果卒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